

十月·长假

文心

青山绿水藏温泉,金菊茱萸吐香涎。
神州十月铺锦绣,《歌唱祖国》震云天。
浅游归来步未闲,如画鹤乡续诗篇。
鸟唤晨曦催梦醒,车轮滚滚任在肩。

十里菊香吟

颜玉华

题记:时值金秋,正当菊花吐艳时。江苏省省级机关《晚晴》诗社社长赵克舜教授一行,光临鹤乡菊海等景点采风。余有幸陪同学习,融景生情,吟七律《咏菊》一首,词《满庭芳·观洋马菊海》一首以纪行。

七律·咏菊

一从陶令菊诗扬,骚客追随咏咏忙。
写叶写花歌傲骨,颂操颂节赞寒香。
千年绝唱神州续,万首佳篇海外芳。
拙笔词穷无妙句,感恩药佑佑民康。

满庭芳·观洋马菊海

枫叶涂丹,金英吐艳,雁鸣报道深秋。多情细雨,浸润菊丛来。秀色可餐忘返,更甚者、不息歌喉。迷人景,香飘十里,陶醉解千愁。

鹤乡添一绝,射阳仙境,名播神州。湿地美,身临菊海鸿畴。画意诗情泉涌,众墨客、举步回头。花厅内,洞天瑶圃,疑是入琼楼。

生态文明靓鹤乡（歌词）

江正

新时代,万紫千红百花放,
新射阳,龙飞凤舞迎朝阳;
放眼望,世遗湿地环境美,
好生态,引来飞翔金凤凰;
聚智慧,科学发展创大业,
看明日,黄海明珠放光芒。
环保人,党员干部擂战鼓,
众乡亲,群策群力紧跟上;
振兴城乡绿色引领,
整治环境一着不让;
天蓝地绿风和日畅,
林网纵横清水流淌;
百万人民笑颜开,
社会主义花更香。
众说苏杭环境美,
哪比射阳湿地广;
敞开胸怀深呼吸,
延年益寿体魄壮;
万担皮棉登京榜,
虾米蟹盛鱼满舱;
大米药材成名牌,
远销五洲四大洋;
脱贫致富奔小康,
安居乐业心欢畅;
滩涂珍禽鹤鹤舞,
生态文明靓鹤乡。

秋游千鹤湖公园

孙万楼

湖面如镜一望平,风来波漾涟漪清。
翠鸟柳枝寻伴侣,野鸭戏水一群群。
音乐喷泉多姿态,神闲气定心绪宁。
树木花草笑迎宾,观赏游玩不枉行。

铭记九·一八

王淑云

柳沟诬陷肆风狂,血染山河华夏殃。
八载悲歌如恶梦,九州同恸逐豺狼。
生灵炭墨凄惨绝,天日蒙昏昏暗凉。
警报轰鸣昭后世,磨刀霍霍护边疆。

1990年9月,我学校毕业后成为乡村小学一名代课教师。1993年10月,《人民日报》在全国举办观看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征文活动。我写了一篇观后感《学生肯认错了》寄给《人民日报》。199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在三版全文刊出,当时我所在的小学没有订阅《人民日报》,也一直不知文章已发表。

当年1月28日《家长导报》全文转载了《学生肯认错了》一文,并配发沈耕夫老师写的评论。沈耕夫,建湖县近湖镇中堡村农民,一个经常出现在全国大报大刊上的新闻界名家。从那以后,我与沈老师一直不停地书信往来。他指导我写作,教导我做文人,激励我前行。

同年11月,我应聘到原洋河乡做通讯报道员兼自办节目编辑。沈老师知道后,多次写信鼓励我,教会我如何积累新闻素材、如何采访、如何写作,使我在新闻写作道路上不断进步。在沈老师的悉心指点下,我采写的消息、通讯等新闻作品经常刊登在各级报刊上。

在沈老师的指点下,我的新闻写作水

老家黄沙港镇离我居住的县城合德镇也就四十来里地。可就这四十来里地,就似那千山万水,隔得我十来年都没能回去看一看。听家乡来县里办事的人说,黄沙港变化可大了,就连我那一直在贫困线上兜圈儿的四弟家也摘掉了贫困帽。

百闻不如一见。我真的该回老家看看,以辨真伪。一个风清气爽、艳阳高照的秋日,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渔村——黄沙港,车子一直开到我四弟的家门口。

前些年,我四弟李子朝是村里标准的“贫下中农”。为了摘掉这顶并不光彩的帽子,他远赴南方打工,几年过去,虽然也挣点钱,无奈家庭负担太重,贫困的帽子仍沉甸甸地戴在头上,始终没有摘掉。

四弟仍在南方打工,四弟媳王妹芋不见踪影,两扇木板门由铁将军把着。问左邻右舍,都不知她去哪了。右舍说:“噢,你不是李子朝的大哥吗?你弟媳去晒场补网了,如今她可拽了,每天不挣个三五百地是不罢手的。几年过去,不但把那个穷帽子甩得无影无踪,还成了村里勤劳致富的标兵。”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忍不住

问了一句。“你看你这个李老大,我和你弟媳是紧密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怎好打诨语?”说话间,她就把老四家致富的故事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

原来,老四在南方打工,挣也挣了点,只是家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余者甚少,想靠这些余钱致富,委实是难于上青天。王妹芋眼见得左邻右舍的日子似芝麻开花——节节高,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思来想去,她终于找到问题的根子:单凭丈夫一人在外打拼,怎敌全家的吃喝拉撒?再说,村里的小姊妹,哪个不是起早贪黑给回港的渔轮修补网具,哪一天不挣个盆满钵满?想到这里,她坐不住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晒场,加入补网人的队伍。

王妹芋本就是渔家后代,补个网织个网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只是由于丢下的时间长了,现在再拾起来难免有点生疏,一



大桥迤迤 王万舜 摄

扳罾轶事

董素印

扳罾,就是将网具放置水中,待鱼类游到网的上方,及时提升网具,再用抄网捞取渔获物。目睹鱼从水中被捕上岸,那可是其乐无穷。

我的家乡千垛镇毗射阳河,是我省境内最大的天然内陆河道,河面宽度一般在一公里左右。千百年来,这条河蕴藏着无数神奇传说,也积淀了深厚的扳罾文化。

在人们的传统记忆中,扳罾都是在小港小沟等内河里进行,因为那里搭罾方便,又不费多少钱。上世纪末,在射阳河千秋大桥上游两公里处,附近村民突发奇想,竟然在一公里多宽河面上建起一座大罾,这座大罾仅网具覆盖的水域面积将近20亩,网具加上缆绳的总重量超过2吨。

如此笨重的大罾怎么扳得动,扳在罾具内的鱼货又怎么取上岸?好奇的人们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涌来看个究

我的楷模陆老师

王金贵

再次与陆海泉老师相见,是在今年10月3日的高中同学聚会上,我与他分别整整40周年了。

我与陆老师相识于1979年的9月,他是我们高二(1)班的数学老师。他原在外地的一所重点中学任教,是外校的教学骨干。他之所以要调到我校,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他和妻子两地分居,为了照顾孩子方便;二是我们学校距离县城相对较近。

1980年7月高考,因我有“瘸腿”学科,自然名落孙山。下半年我报名参军,自此与陆老师一别就是40年。参军三年后,我退伍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

我回过母校,想拜访陆老师,但原来的高中部变成初级中学,绝大多数老师单任发生变动,高在该校的老师告知我,在我参军第二年陆老师就调到射阳中学。没几年,陆老师就被提拔为学校的教导主任,1994年,他又被评为“江苏省高中数学特级教师”。

对于陆老师的升迁,熟悉他的人们均认为这是情理中

怀念恩师

陈允标

去拜访沈老师。当我自报家门时,沈老师盯着我看了几眼后,快速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也盯着他看了几眼,眼前的沈老师不像56岁,倒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了很多。

几天的培训中,白天我听报社老师讲课,晚上沈老师为我开“小灶”。短短的几天,使我对新闻写作知识、采访技巧、语言组织等有了更深理解。

入职通信企业后,我年年被《江苏邮电报》、中国电信盐城分公司表彰为“优秀通讯员”。有多篇作品获评全国邮电通信报纸优秀新闻三等奖,江苏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三等奖,全国工会好信息优秀专栏奖等,并在《人民日报》、《江苏邮电报》举办的征文比赛中多次获奖。沈老师每次得知我获奖后,总会打电话鼓励我。

2001年6月,沈老师的作品集《耕夫

“网娘”

李志勇

个汛补下来,别人弄个几千块轻轻松松,而她只能弄个千儿八百的。“我还不信这个邪了,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发了狠的王妹芋一边抓住各种机会,恢复出梭转梭基本功:一边拜师学技,遇到难缠之事就向有经验的补网人和渔轮上的师傅请教,直到完全弄通了才罢休。“功夫不负有心人。”右舍说,“如今你那弟媳,补起网来怎一个快字了得,不论是大洞小洞,还是新洞旧洞,只要碰上王妹芋的神来之槓,立马梭到洞补。正因如此,渔民们给她送了个雅致的绰号——网娘。”

“你那弟媳回来了,我就不跟你说了。”右舍前脚刚走,王妹芋后脚就站到我的面前:“你什么时候来的?”“有一会了。”我说。

“多年不回,看来这次‘荣归故里’,有啥大事啊!”王妹芋的语气略带嘲讽。“就是来看看你哟。”我说。“我有啥好看的?粗手粗脚

人在中年仍有梦。梦中常常浮漾起年少时期的生活片断。如烟往事、交契邻里、旧时物件,织成梦境,历历出现在梦中,仿佛一部部怀旧短片,唤醒为尘俗、为琐事封存记忆。

梦中,多次出现那座绿皮邮筒。那座墨绿色邮筒啊,旧时玩伴瞻览世界的窗口!每个灵魂与生俱来都有走向外面世界的冲动,都有到陌生世界寻幽探秘的渴望。乡土生长的孩子,在巴掌大的天地里翻筋斗、找乐子。可谁会缺失那份冲动和渴望呢!更何况孩子们天性好奇,满脑子都装着好奇。

夏日酷暑,毒辣辣的日头,黄狗躺在浓阴里,伸长舌头,咻咻粗喘。榆枝间的蝉儿知了了不惜命地嘶鸣。疯够了、玩累了的小伙伴们意兴阑珊地躲进房屋或是高大榆树的阴凉里,眼巴巴地盯着热浪滚涌的黄土路面。耐着性子等待那位穿着挺括绿色制服、操一口脛腔的丁师傅蹬着绿色自行车由小渐大,一路扬尘而来。

丁师傅走进邮政代办所,缓缓地脖子取下湿漉漉的白毛巾,拧下一摊汗水,在张奶奶递过的搪瓷面盆中反复淘洗拧干,不紧不慢地凑向脸盆,把脸浸在盆中,忽地抬起头,举起手中的白毛巾,仔仔细细地揩净每一滴汗珠。平静而舒缓地吐出一口长气。小心翼翼地把报纸一份份地点数给张爹爹,然后转过身去,谨慎地从车架间三角形绿色帆布袋里掏出一沓信件。

警报解除,伙伴们这才呼拉一下冲进邮政代办所,围上前去,趁着张爹爹潇洒洒举起邮戳盖收件邮戳的机会,争着抢着看那些外地寄来的信件。慈祥的张爹爹笑眯眯地制止:“不要抢!慢点看,慢点看,不要把信弄坏了。”

脛腔脛调的丁师傅慢声细语地阻止:“好了,好了,不要闹了!”

伙伴们住了手、噤了声,眼着丁师傅的脸色,看他慢吐吐地解下腰间钥匙,打开邮筒下方的不锈钢盖子,神情庄重地从绿色邮筒的深腹中取出一堆乱七八糟的信件,推到柜台上,一封封打理好,然后递给张爹爹。伙伴们围上去,趁着张爹爹潇洒洒举起邮戳在邮票和信封的骑缝处盖上黑色邮戳的当口,默默地记下邮发的地址。看着丁师傅把信件塞进车架间绿色三角布袋子里,恋恋不舍地目送丁师傅骑上自行车离去。

现在想来,丁师傅带走的何尝只是一封封平凡的信件呢!那是伙伴们心中一朵朵梦的浪花,是对外面世界的一个个幻想。

乡下偏僻,通讯不发达,邮政代办所有一部电话,鲜有人打。乡亲们和外面联络大多靠信件。绿皮邮筒成了四乡八邻和外界联系的纽带。

邮政代办所在一方小街上。小街不大,名气挺响,历史挺长,县志考证:当年,马玉仁将军平田整地,建一座排水闸。水闸故址文献有记载,实物不存,但小闸口小街因而得名。数十户人家聚集在小街经商,逐渐形成“丁”字形街道。小街有规模较大的供销社,有县商业社的门店。小街逢集,早年逢“5”,后改为逢“2”,逢“7”。逢集之日,人流如潮,蔚为壮观。周边乡亲把田里长的、园里养的,拿到集市售卖,贴补家用,买来生活日用品。

赶集的人们,顺道寄信,把对远方的思念,塞进邮筒。

那座墨绿色邮筒是我最初文学梦想的发源地。到了文学爱好初萌的年龄,街角的绿色邮筒已经比我矮了,墨绿色逐渐斑驳、锈蚀。伙伴星散,不再成天围着它转。我的文学梦却一天天滋长。

第一次投稿,绿色邮筒似乎不再亲密,而像一个拒人千里外的陌生蛮汉,怀着十二分紧张,忐忑地靠近它,将稿件摸摸索索地送入投递口,投下人生最美好的期望,也投下一场瑰丽的文学梦。

现在,每当发电子邮件的时候,眼前总浮现出那座斑驳锈蚀的绿皮邮筒。

记忆中的外婆

张建忠

转眼间,外婆去世已有16个年头。前几天,我在表弟家看到一张外婆过80岁生日时拍的照片,觉得那个头发花白、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依然活我们的身边。

外婆很善良。小时候,我经常带着三个妹妹去外婆家玩,看到外婆将自己家烧的菜端给邻居一对老人吃,这对老人是五保户。我听母亲说,外婆年轻的时候,遇到邻居老人做重活,她总是叫我大舅和母亲去帮忙,并教育他们做人要善良,多做好事。外婆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我的舅舅和姨娘,他们对待别人都很和蔼,从没有人发生过争执。

外婆很辛劳。外婆一共生了7个儿女,为了把他们抚养成人,外婆操碎了心。她年轻时经常天不亮就起床到地里干活。外公患胃癌后,为了让舅舅姨娘腾出时间和精力做农活挣钱,外婆24小时在外公身边,烧饭、喂药、洗衣服……外婆的辛劳影响着我们,也让舅舅姨娘从小就锻炼出自理能力。如今,我四个舅舅都过上小康生活。

外婆很坚强。外公去世后,四个舅舅提出要轮流照顾她晚年生活,我母亲和两个姨娘也多次邀请她去住,可是老人情愿一个人呆在老房子里,直到80岁时才轮流到舅舅家居住。外婆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老人,她没有因为疼痛难忍而哼一声。她病危的时候,我们问她疼不疼,她却笑着说:“我不说疼,谁会知道我疼呢?”

外婆很乐观。外婆自从不能干农活后,学会了打麻将、看小纸牌。她和晚辈们打起麻将来,整天笑呵呵、乐淘淘,忘记烦恼和痛苦,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外婆用了她的身体力行,教会我们善良、辛劳、坚强、乐观,她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小街,有座绿皮邮筒

赵建军